

燃烧的地图

〔日〕安部公房 著

郑民钦 译

燃えつきた
地図

卷一 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日〕安部公房 著

郑民钦 译

燃烧的地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地图/(日)安部公房著;郑民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安部公房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510-3

I. ①燃… II. ①安…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0741 号

MOETSUKITA CHIZU

Copyright © 1980 Kobo Ab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Kobo Abe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责任编辑 陈 旻 杜玉花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510-3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都市——被封闭的无限。绝不会迷失方向的迷途。所有的地区，都被编上了完全相同的门牌号，只属于你自己的地图。

所以，即使你迷失路途，也不会迷路。

调查委托书

信用调查所人事调查部部长：

委托事项：寻找失踪者

失踪者姓名：根室洋

性别：男

年龄：三十四岁

职业：大燃商事销售科科长

失踪者系委托人之夫，于六个月前失去联系。本人相信贵所调查的全部情况，并愿意提供必要的材料。

兹委托如上，并附上费用。本人保证对调查结果严加保密，绝不泄漏、滥用于不正当之目的。

委托人 根室波瑠(印章)

昭和四十二年一月二日

我的脚一踩离合器，调到低速挡。二十匹马力的轻型车要爬这道坡，显得有点吃力。路面铺的不是柏油，而是用水泥疙瘩浇出来的，尽是大小窟窿眼。大概是为了防滑吧，坡道每隔十公分左右就挖有一道窄窄的浅沟，但这对行人似乎没多大用处。故意修成粗糙不平的混凝土路面历经长年累月，上面的窟窿眼已经被尘土、汽车轮胎磨损掉落下来的碎片等填平，要是下雨天穿着旧胶皮鞋，想必举步维艰。这样铺设路面大概只考虑了汽车的行驶。那每隔十公分的沟槽也许对汽车倒有点作用。到了积雪融化、道路排水不畅的时候，雪水、雨水就可以顺着这些沟槽流进两侧的排水沟。

然而，路面的设计虽如此煞费苦心，来往的车辆却不多。也许因为没有人行道，四五个拎着菜篮子的女人正占着整个路面，津津有味地闲扯聊天。我轻轻按了按喇叭，从女人们中间穿过去。就在这时，我本能地猛然一脚急刹车。一个穿旱冰鞋的少年下蹲着身子，嘴里模仿警笛的叫声，突然从前面拐弯的地方滑落下来。

我的左边是陡坡，有石块砌成的高高护墙，右边是形同虚设的低矮护栏、小排水沟以及沟旁几乎垂直的悬崖峭壁。我的心也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狂跳不停。我本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是刚要打开车窗，所有女人仿佛责难般的目光就一齐注射过来，吓

得我不敢吭声。看来还是尽快脱身为好。弄不好，把她们惹急了，少年身上擦破一两块皮都会统统算是我的责任，那可真是有口难辩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比集体伪证更可怕的了。此时此刻，考虑到我的处境，至少首先得坚持自己并无过错。

我踩了几下油门，车子发出一股焦味，终于发动起来。我的车子开始拐弯。那些五颜六色的女人们大惊小怪地围着既没有头破血流也没有骨折受伤、幸免一死的少年，这样的场景从车子反光镜中一掠而过，接着便是如同图像消失后的荧光屏一样苍白的天空。路面开始平坦，前头就是开山凿出来的公共汽车终点站。汽车站的候车椅子上方盖着避雨的顶棚，还有公用电话和用砖围起来的方块地，夏天的时候那大概是花坛，旁边还有饮水处，车站的服务设施大体上一应俱全。从车站往前又是一小段陡坡。紧接着，一块如交通标识一样刷着黄漆的大牌子竖立在眼前，上面写着：

“未经许可，车辆禁止进入本住宅区内！”

无论是坚固粗实的牌子，还是看似专门请人书写的字体，都显示着张牙舞爪的凌人盛气。我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一踩油门，车子就冲到了坡顶。

眼前突然迥然相异的另一番景象。一条笔直的白色马路似乎一直延伸进浑浊灰白的天空。马路看上去有十米宽，马路与两侧的人行道之间有一条约摸膝盖高的栅栏圈围起来的草坪。草坪的草已经枯黄，但由于枯黄的程度不同而出现一种被夸张的

奇异远近感造成的错觉：排列在马路两旁的一梯六户的四层楼住宅看过去仿佛是无限延伸的模型，但其实每边只有六栋。建筑物临街的一面被刷成白色，旁边则刷成暗绿色，这种颜色的搭配也许更加突出了风景的几何学特征。住宅区以这条马路为中心线向两翼扩展，似乎横宽比纵深大，可能因为采光的关系，楼房不是建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位置错落地排列着，所以目光横扫过去，只有支撑着乳白色天盖的白色墙壁。

一辆红色婴儿车里，从头到脚盖着小被罩的婴儿正尖着嗓门号啕大哭，旁边没人照看他。脸蛋冻得发红的少年骑着银光闪烁的轻合金变速自行车，故意扬声大笑着从婴儿车旁边蹬过去。仔细一看，其实也有一些过往行人，但在这焦点遥远的广阔风景里，人倒似乎成了虚构的影像。自然，在这儿住习惯以后，目光恐怕就会颠倒过来。风景越加遥远，透明得几乎不复存在，只剩下自己的影像，如同冲洗出来的相片一样突出显眼。如果自己能认出自己来，这就够了。尽管陈列着几百个人生经历千篇一律的家庭，其实都不过是镶嵌着一家子相片的玻璃镜框罢了……

东三号十二——“东”是马路东边的意思，三号是临街前正数第三栋楼房，十二是左边楼梯上去第二层住房。草坪带的每处中断的地方都竖着“禁止入内”、“禁止停车”的牌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车子停在楼前马路上。我带的东西只有一个黑色小皮箱，里面一应俱全地装着各种小工具。皮箱长五十五公分，宽四

十公分，高约二十公分，表面坚固而平坦，可以随时当桌子用。皮箱的把手边里面还藏着窃听器，不用开箱即可操作录音。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特点。如果勉强算上的话，那就是用旧的起毛人造革，以及后来安在四角、显得又笨又大的包铁。怎么看都像一只行商做买卖的工具。这皮箱的外观，既帮过我的忙，也给我添过麻烦。

冰粒子般的寒风突然扑面而来。我把皮箱换到下风的另一只手上，横过人行道，走进昏暗的长方形走廊，除了顶上狭窄的房檐之外，走廊就是一片空荡了。脚步声像空罐头盒扔在地上一样咣当回响着，从楼梯蹦上去。八个信箱上下两层排列着……白漆写着“12”的信箱下部有张用透明胶带粘贴着的纸片，上面手写着“根室”两个小字……我一边上楼一边开始做思想准备：只要一明白对方的要求，就能够按照对方的意图进入角色……这些看似了然清楚，但其实没有固定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特点。

墨绿色边框的白色铁门。白色塑料盖上已有裂缝的门铃。门中间齐眼高的地方有块遮挡安全洞的布，约明信片的大小。只见那布斜掀开一角，接着响起了开锁的声音，门的把手开始转动，一扇仿佛一吨重的铁门沉重地打开了。有一缕煤油的气味。大概主人为了接待我，刚刚点燃取暖的煤油炉。第一次门只打开了二十度角，第二次门打开到了六十度角，只见对方后退一步，两手

相握。虽然在逆光里看不清楚，但绝对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得多的女人。她个子很小，脖子倒蛮长，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要是光线再暗一些，我说不定还错以为她是小孩子呢。

我递上名片，像银行职员一样谨慎地作了自我介绍。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银行职员如何应酬待客，但知道神情举止必须表现出丝毫没做过亏心事的人才具有的那种充满信心的谦恭。其实这并非只是让对方放心的一种表演。我是受到你的委托才来的，不是主动上门来强行推销自己的。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要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不这样，干我们这一行的都往往容易被别人怀疑。因此没必要故意演蛇戏给怕蛇的人看。

女人说话像是窃窃私语。声音沙哑，不是因为紧张，而像是她的嗓子本来就那样。也许舌头短了一点，她说话时嘴里像含着一块糖，这反倒使我心头放松下来。在这昏暗的门口，我以昏暗的形象登场亮相了。

一进门，左边是间不大的厨房。再往里走，是用厚布幔隔开的起居室兼客厅。从门口看过去，右边的隔壁房间好像是卧室。

靠近起居室门口的地方放着一个圆筒型煤油取暖炉，蓝色的火苗摇曳着。屋子中间摆有一张圆桌，印着花边图案的塑料桌布一直长长地拖到地板上。左边的墙壁一半是窗户，另一半被书架占据着。正面墙壁上挂着多半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毕加索的石版画，画上的女人同时看着左边和上面。石版画镶在镜框里，可

见颇受主人青睐。但是，它旁边挂着一幅有毕加索的那张石版画镜框三倍大的 F1 赛车的透视图。发动机的部分构造图上划着几道线，还有用红色圆珠笔添注的文字。左边的窗旁有一个三角形的架子，上面放着电话。对面的与邻室相隔的墙壁角落里摆着一台显然是手工的立体声扩大器，喇叭呈直角，被安在上面三米左右的墙壁上。我想，这样的摆法不是使声音互相抵消、完全失去立体声的效果了吗？她让我坐在背对扩大器的椅子上。她一边为自己独身女人生活的疏懒辩解，一边掀开布幔走进厨房，大概是泡茶去吧，随着一股微风轻动，已经闻不到煤油味，取而代之的是女人留下的脂粉味。

随着女人走进布幔里面，她的印象也急速变得模糊暧昧。我还是不放心。鼻翼张开，慢慢地深吸口气，又闻了一遍。的确闻不到烟味和男人的味道后，才点燃一支烟。我掀开一直垂到地上的桌布，看桌子底下的确没有任何令人怀疑的东西。不过，这事说起来实在蹊跷。冬天黑得早，这个时分，虽然窗玻璃开始昏暗下来，但还用不着开灯，定睛看去，掉在电话架子底下的黑色签字笔笔帽还能分辨出来。我那么清清楚楚地看过她的脸……至少在她隔着桌子请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相距不到两米，我正面看着她……但她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突然变得淡薄模糊，真是不可思议。我干这一行已经四年半，不用着意观察，见过一面就能条件反射地抓住对方的特点，当场把肖像速写下来。然后收藏起

来，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便可立即还原。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比如刚才那个滑旱冰的小孩……他穿的外套是宽翻领深蓝色呢绒……脖子上是灰色毛线围脖……脚上穿着白色帆布鞋。他的眼角下搭，头发又硬又稀，前额发际几乎成一条直线，鼻子下面皮肤红肿溃烂。幸亏坡陡，刹车灵，才化险为夷。如果坡度只有现在的一半，我的车子的马力是现在的两倍，那怎么打方向盘都来不及了。小孩为了躲避车子，身子往左扭转，右脚必定伸进车轮底下。如果光是胫骨压碎，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旱冰鞋一失去接触地面的阻力，小孩的身子被车轮一撞，就会整个甩到外面，脑袋瓜重重地摔在护栏上，眼睛歪扭，令人目不忍睹的鲜血从嘴巴、耳朵扑哧扑哧冒着热泡喷涌出来……当然，要是那样，现在我也不会坐在这儿……

布幔那头传来杯子的声音……不是瓷器的声音，而是玻璃的声音……这个季节，不至于端来冷饮吧……或者是让我喝含酒精的饮料？那不可能……下面开场的必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哀哀切切的悲伤场面，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这时候主人的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连泡一杯茶也都匆匆忙忙，可她……不慌不忙的轻微的响动……从水龙头不断流出来的自来水单调的声音……一般来说，主人会抓紧时间，不管是否隔着布幔，都要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地诉说心中的苦恼。我明知对方是一个只要听她诉苦就觉得是一种安慰的病人，但还是打断对方

的唠叨，提出费用问题，结果一盆冷水泼到对方头上，自己不得不扮演一个招人讨厌的角色。

没有留在记忆里的女人……像变魔术一样一掀开布幔脸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女人……她的脸真的毫无个性吗？可是要谈到服装，我可以从头到脚历数一百多项特点，甚至透过衣服想象她身体的轮廓也不是不可能。不胖不瘦、均匀苗条、柔软绰约，肌肤大概细腻滑润，但并不算白皙，背上大概长着胎毛，脊梁沟很深，笔直地舒展着。身子比实际年龄——对了，不言而喻，比起刚才逆光第一眼看她时更富女人味儿、更加成熟——总显得有些孩子气，但大小适度的乳房浑圆坚挺，看来非常合适跳那种身体剧烈摆动的最时髦的“劲舞”。既然可以想象到这种程度，那就再进一步，想一想最适合这样身子的容貌应该是怎样的……

光凭想象推测，她的脸庞应该轮廓清晰、表情丰富、格外引人注目……我勉强试着勾勒她的肖像，但还是不尽如人意……只有一种淡淡的、像墙上模糊的污斑一样的东西……也许是雀斑……浮现在眼前……然而，跳过脸庞，头发的形状倒能回忆起来……黑油油的，却纤细，似乎梳子不好梳理，长长地垂下来，轻轻地罩着明亮的左半边额头……大概没抹发油的缘故，在窗户亮光的映照下，脑袋四周闪烁着一层金属性的光泽……明亮的额头……是的，宽阔光润的脑门子……虽然还能回忆到这个程度，却很莫名其妙……莫非，她是故意不把心事形诸颜色让别人一目了然吗？

还是说，她能够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同时做出五六个截然不同的表情？是否有什么隐衷？如果真是如此，说不定这件事比我预想的内情要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她钻进厨房差不多有三分钟了……我突然心急如焚，点燃第二支烟……我一边点烟一边站起来绕过桌子站在窗旁……

虽然窗玻璃很小，但窗框是铝框，视野很好。隔着一条十米宽的水泥石子路，对面是东二号楼的北墙。阴暗呆板的墙壁上只有安全楼梯，没有窗户。左下方是刚才开车过来的马路，能看得相当远。挨近玻璃，能看见我的车子停在楼下。把脸紧贴在窗户左边的书架上，可以看到马路对面斜坡的下面，与旁边楼角的线条大约成三十度角，所以人行道只能看到二号楼边角那一块。

在我的视界斜线和我的车子中间的水银灯突然慌乱地闪动了一下。也许是自动开关出了什么毛病，特别敏感地接触了一下。不过，也该是华灯初上的时分了。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已不是刚才寥落冷清的景象，而且不仅仅是购物回家的妇女，更多的是下班归家的男人。可能是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这样子俯瞰下去，人是行走的动物更加一目了然。与其说是行走，不如说是人一边与地球引力搏斗一边一个劲儿地运载着装有五脏六腑的沉重肉囊。人人都回来，回到他们出去的地方。为了回来，他们才出去。仿佛回来就是目的，为了把自己家那厚厚的墙壁再加厚加固，他们才出去购买建材。

但是，偶尔也有人一去不复还……

“那么，有线索吗？只要您想到的，哪怕一点点，什么都行，详细告诉我。”

“我做不到。一点线索也没有……”

“感觉到的东西也可以，用不着证据、根据……”

“嗯……这么说，有一盒火柴……”

“什么？”

“火柴盒……已经用了一半，好像是一家咖啡馆的广告火柴，和一张体育报一起塞在雨衣口袋里……”

“噢……”我重新打量一遍这张突然抹去任何表情、让我一时不知所措的脸庞，还是看不顺眼。这张脸淡淡微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些看头，现在甚至把丈夫的失踪也当作心满意足的因素似的，在略为审慎的板滞中，显得异常沉着冷静。或者说，难道她经受不住这半年绝望悲伤的折磨，意志的发条松弛得完全丧失弹力，心如死灰、堕入恍惚茫然的深渊底层了吗？或许曾经是花容月貌的这张脸也如从对焦不准的镜头中窥见的那样，五官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七扭八歪。“如果您认为这火柴盒像是一条线索的话……”

“我没这样想……只是它在雨衣的口袋里……”

“那好。只要您在这张委托书上盖章，我就会立即开始调查。不过，正如刚才所说，您要交的办案费只是一个星期的调查费。”

如果我在一个星期之内没有找到您的丈夫，您当然无须支付成功酬金，但我不能奉还这三万日元。如果您还想继续调查，请再交三万日元。另外，调查所需的实际费用也由您支付……”

“在这儿盖个章就行了吧？”

“可是，只有那么个毫无把握的材料，调查根本无从入手。我是吃这碗饭的，当然不在乎，可您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万日元白白扔掉，不觉得可惜吗？”

“那可不行……”

“还会有其他线索吧？更具体一些，比如让我盯梢某某人啦、到某个地方查找啦……”

“要有这些就好办了……”委托人轻轻摇了摇头。她递给我一杯啤酒。我以“要开车”为由婉拒了。她端起啤酒，一边浅浅地抿着，一边说：“你说有这样的事吗？他也有过种种机会……问谁谁都说是莫名其妙。”

“什么机会？”

“工作的……”

“您说种种机会，您是否也调查过？事情都过半年了……”

“噢，是我弟弟……”

“啊，就是打电话那一位吧。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您的代理人。要是这样的话，我直接向他了解情况，兴许更快些。”

“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别瞎说了。寻找失踪者的人本身也行踪不明，这不成了捉迷藏游戏吗？”

“我弟弟可不是行踪不明，他三天必来一次电话……是啊，只要他打电话来，我想还有些办法，也就用不着这么害怕……猜不出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这是最令人焦心的。”

“不过，我看不出您有多么害怕的样子。”

“这就怪了……是不是因为我习惯克制自己了……”

“您把一切都交给弟弟，自己什么也没干吗？”

“我等呀。等了一天又一天，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

“只是等待吗？”

“弟弟不同意我干别的，再说，我到外面跑，家里空着，我也不放心……”

“为什么？”

“万一在我出门的时候，我的丈夫心血来潮回到家里，扑个空，那不糟糕吗？”

“我问的是您弟弟为什么不同意？”

“啊，怎么说呢……”她的表情显得越发遥远、越发暧昧，眼睛下面一圈雀斑如同包裹着她的梦幻的轻纱，倒与整个脸庞十分相配。“弟弟有他自己的想法……不过，到头来还是力不从心吧……我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所以，弟弟终于也不再固执己见，于是就请你帮忙……”